

编辑与评论

蒋元椿 钱湜辛 安子贞 保育钧 缪俊杰 等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编辑与评论

蒋元椿 錢湜辛 保育钧
安子贞 缪俊杰 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新闻系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编辑与评论

蒋元梅 钱浣辛 保育钧
安子贞 缪俊杰 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新闻系 编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林海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字数: 240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林海日报印刷厂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4,000册 定价: 1.35元

书号: 3132·048

目

录

谈谈记者同编者的合作·····	黄际昌 (1)
编辑思想琐谈·····	保育钧 (17)
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日报》的农村宣传·····	安子贞 (30)
谈报纸版面表现力·····	赵希龙 (38)
副刊的源流、特点和编辑·····	冯 并 (88)
报纸上的“问题讨论”·····	傅 旭 (119)
漫谈怎样写评论·····	钱湜辛 (154)
漫谈经济评论·····	青 牧 (177)
浅谈国际评论·····	蒋元椿 (234)
《人民日报》国际评论简论·····	谈 锋 (242)
谈谈党报的文艺评论·····	缪俊杰 (287)
论报纸的短论·····	李德民 (309)
编者说明·····	(357)

谈谈记者同编者的合作

黄 际 昌

我想着重谈谈青年记者应该怎样主动争取编者的帮助。

一、响鼓还要好槌敲

一篇新闻报道能不能发表、打响，既要靠记者自己努力，也要靠编者精心加工。鼓不敲不响。就算你送回编辑部的是一面“响鼓”，也要靠一柄好槌来敲，才能震动读者的心弦，振奋战士的斗志。胡绩伟同志说得对：只有第一流记者，没有第一流的编辑，办不出第一流的报纸。

我们只要过细地研究信息的流程，获取—→传递—→加工—→见报—→反馈，就不难看出记者、编者各自处在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获取新闻资料，采访写作，是由记者独立承担的，而社内的传递、加工和反馈工作，大部分要靠编辑们去做。选、改、抄、排、校、审、编等烦琐细致的工作都得经过编辑之手。何况，记者的采访，往往有编辑的“遥控”、指点呢。

我在多年的采编实践中形成一种看法：从一定的意义上

讲，记者所采写的稿子，发到编辑部，只不过是“粗坯”或是“半成品”，还须编辑加工处理，才能成为成品、精品。试举一例，1959年初，广州一家制药厂的女工向秀丽因车间失火奋勇抢救而献身，被喻为“火中凤凰”。中国青年报驻广东记者当即发回一篇短通讯，由我编发见报。这篇稿件发表后，读者反映“好是好，还不解渴”。编辑部主要负责同志重新掂量，认为向秀丽是建设时期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青年典型，应当组织人力重新采写，扩大宣传。当时有人认为“何必炒回锅肉”，“敲一槌子就差不多了”。由于总编辑坚定不移，就派房树民同志和我两人赶赴广州采访，写成几万字的通讯，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发表了中央负责同志的题词、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同志的纪念文章，并登了连环画和《向秀丽之歌》。这一切，在当代青年、团员和团干部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我在合作采访中深深体会到，如果没有编辑部下大决心，没有编辑同志们的精心处理，这次“战役报道”根本组织不起来，一个冒出地平线的重大典型可能白白放过。我认为任何一篇发表了的新闻作品，其作者决不只有一个，除了署名的作者之外，还有一些没有署名的合作者——如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正副总编辑等（报社里许多印刷工人、行政人员也出了力）。作品登了报，而他们却用“隐身法”藏在后面，不吭声，不露名。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劳绩，应当向他们深深表示谢意。

请想想，有许多编辑在默默无闻地为你们操劳呵！我所在的人民日报记者部，有个编辑组专门负责编记者来稿。全组有三四个编者，每月编发见报的记者稿件十万字左右，一年就是一百多万字。经他们过目处理的原稿的字数二百万

字以上。有人估算，全国编辑人员一年发排约六十亿字之多。谁知版上字，字字皆辛苦！

在编辑中有没有用主观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待记者来稿的现象？象希腊神话中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把人按在床上量，超过这张床的长度，就砍脚锯腿，不够床的长度就生拉硬拽。这样的编者毕竟是极个别的。就大多数编辑同志而言，他们是诚心诚意对待记者来稿，尊重事实，尊重作者，乐于同作者合作到底，帮记者把鼓敲响。在新闻界出版界有过许多无名英雄呵！早在延安的《解放日报》社中，流行一个行动口号：编辑要与报纸息息相关，甘当“理发员”、“苦干专家”、“埋头壮士”，通过他们的手，编发过大量好新闻。建国后，他们把这个好传统带进了城。三十多年来，《人民日报》和全国兄弟报刊，编发数以万计的精采报道，广为传播，而抛头露脸被读者喊得出姓名的编者，却如凤毛麟角。只有到过灯火通明的夜班编辑室，到堆满稿件的桌案边，才能见一见他们埋头苦干的情景！他们（她们）天天为人做嫁衣裳，自己从来没有坐过“花轿”。深知内情的人这样形容编辑们：摸不完的线索，跑不完的腿，想不完的题目，擦不干的汗水，改不完的稿子，受不完的累。

许多编辑同志们的心灵是美的。有位作家这样描述一位老编辑终年为青年作者操劳的心境：

她，象走进春天的竹林，俯身细察那杂草乱石丛中，一根根新笋正破土而出；……她热情地替它们拨开杂草，搬走石头，浇上一些水，那笋转眼之间就窜起来了。……这时候，园丁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她沉醉在这默默无闻的劳动之中了。

象这样“沉”在稿海里十几年、几十年的好编辑不是大有人在么？可惜《园丁之歌》太少了！

记得少奇同志在1956年的一次谈话中，曾谈过，应该重视编辑同志，对于他们的待遇各方面都要提高。编辑工作是一种高级创作。因为他们看作者的作品，鉴别作品，因此这个工作本身就是创作，只不过是他们不写就是了。

说得多么好啊！编辑工作是从事一种“高级创作”！

编辑工作，可以说是新闻出版工作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编辑们做的是政治性、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精明能干的编者，善于沙里淘金，善于识别和培养出色的作者。他们是“伯乐”。新闻出版界真该表彰编辑人员中的无名英雄们，真该发“伯乐”奖！

二、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搞好记者同编者的合作关系？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我们既然以计划经济为主，我们的新闻事业也就有必要加强计划性。新闻事业的计划性，要求我们记者、编辑，全体报纸工作人员必须步调一致。说到底，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正是从这个根本点出发，来探讨记者同编者之间如何建立新型的同志式的合作关系。抓好这“连环扣”，会促进我们社会主义

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记者同编者完全有可能建立起亲密合作的关系。当然，在日常工作中，可能出现局部的、暂时的矛盾，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协调，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记者、编者各站各的位置，各有各的角度。有些记者一写出稿子，见报心切，没有登，盼望登，决定要登，又希望上头版、上头条；登了还想登，多多益善。而编者呢，要按稿件的重轻急缓排队，还要考虑地区平衡，大小搭配等等。双方的心情、处境不同，都得相互理解，相互谅解，相互支持。一时想不通，不妨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一想。你是当记者的，请想：“假如我是一个编辑，该怎么办？”你如果是编辑，请想：“假如我是一个记者，又该怎么办呢？”这样，问题就不难找到解决的合理方案，双方合作关系就有桥可通了。

这些年，我同许多记者打过交道，也和许多编辑打过交道，自己也先后做过记者、编辑。怎样处理好记者和编者的关系，年轻的记者怎样去主动取得编辑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呢？在这里想谈几点粗浅的体会和意见，供大家参改。

第一、双方求大同。记者、编者分工不同，目的是一个：把报纸办好，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四化”出力。这个共同的目的是记者同编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哪个编辑不希望手捧佳作先读为快！有一位老编辑说：

“得天下之妙文而先欣赏之，自然是编辑的一大乐事。”许许多多的编辑都有这种心理、这种感情，希望把鼓敲得咚咚响，希望记者来稿见了报以后能够产生好的社会效果，受到读者好评，大家脸上有光。显然，记者的想法也大体相同。

这是大同，双方必须首先充分肯定下来。在大同之下有差异。比如记者和编辑，常常对一篇报道的主题、结构、修辞等，各有各的看法，甚至各持己见，一时难以解决。这些不同，与前面说的大同比起来，只不过是“小异”罢了。实践证明，双方主动接触，互通情况，交换意见，是可以商得妥善解决的方案。求大同，小异易决；忘大同，小异难决。

第二、互相取长补短。记者有记者的长处。如身在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们手中有米。编辑则等米下锅，找米作炊。但是记者身居一隅，看问题、掂份量、布局谋篇都难免有局限性。这是记者之短，正是编辑之所长。编辑同志（这里以中央报纸为例）身在编辑部，能够经常地及时地听到中央的声音，每天接收来自全国城乡成百上千件的信、稿，他们了解全局，便于比较、分析，可以帮助记者掂准、吃透、抓好，敲鼓敲到点子上（编辑当然也有编辑的弱点，放到后面去谈）。

我们一些年轻的记者同志，往往以为“拣进篮子里的就是菜。”那可不一定。如果你主动同编辑取得联系，他们可以帮助你掂量新闻价值。比如：是真正的新闻，还是旧闻？什么才是急中央之所急？是雪里送炭，不是雨后送伞？什么是符合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什么是不符合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策变动频繁时，记者更要注意）？什么是不宜公开见报，只做不说或少说的？什么是帮倒忙？什么是副作用大于正作用？还有，哪些方面的报道快要刹车？哪些方面的报道即将开锣？……

记者向编辑、向编辑部取得上述信息是十分必要的。一个记者，长期在外，孤守一隅，与编辑部失去经常联系，只

是就事论事，埋头写稿，效果不一定好。比如，当你正在采写一篇植树的稿件的这个时刻，全国有多少专业记者、业余通讯员和地方报道组也同时采写这类稿件，同类稿件已象雪片般落到编辑的桌面上去了。你怎样避免重复劳动，写出有新意的报道来？这里大有学问。也许你一时感到茫然。而精明的编辑，却可以帮你的忙。因为他们掌握“行情”，你得知“行情”，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采取相应的对策。有些记者应变能力强，他们的对策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早，人多我精，又快又好”。这样办，他们就弹不虚发，在新闻报道竞赛中往往居于主动的地位。

我们人民日报记者部的编辑组，在1982年秋召开记者会议期间，曾把上半年记者见报稿件分布各版面的情况，作出统计和分析，同记者们通通气。这半年记者见报稿，二、三版发的多，一、四版发的少，五至八版用国内记者稿寥寥无几。按内容划分，报道最多的是农业，其次是工业，再次是商业和科技、政文。从报道形式划分，记者写长通讯多，写短新闻太少。大家看了这个统计，一目了然：记者过去在哪些方面投入精力多，在哪些方面花的精力少了。大家反映这样通报行情很有必要、很有帮助。一些记者表示，今后要把钢用在刀刃上，要选准突击方向，要爆出冷门，避免挤在一个“胡同”里互相抵消。会后，记者部又分头组织几批记者同工商、农业等专业部门“对口座谈”，订采编“合同”，力争有目的有计划地抓好报道。当年下半年，工商部辟出“经理的经营艺术”专栏，陆续采用了各地记者的专稿，并发了总结性的评论。这就是记者和专业部门编辑对口座谈，“直线挂钩”的一个成果。

不是说编辑都比记者高明，都有很大能耐。但由于他们处在那样的工作岗位上，有许多便利条件，能及时了解中央精神、上级意图，能了解多方面的情况，他们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比较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想得周到一些，比处于一隅的地方记者更善于权衡得失、轻重、缓急；加上他们直接同版面发生联系，担负完成最终产品的任务，因此，记者对编辑们的意见认真地听取是必要的，有益的。记者对于编辑部传达的领导意图，布置的采访任务应当认真领会和实行，更不待言。

第三、双方保持经常联系。勤快的编者从来不安于“等米下锅”，他们总是主动找米做饭，他们除了抽空走出办公室亲自到广阔天地吸取新鲜空气之外，还用多种方式同记者、同读者、通讯员建立经常联系。说实在的，编辑有编辑的局限性，有自己的不足。他们毕竟不是经常“扎”在基层，对广大群众的情绪、呼声、所作所为，了解不够真切详尽。如果有的同志安于蹲办公室，自以为是，来点主观主义，那是会误事的。编辑之短，正是记者之长。编辑多吸吸记者带回的新鲜空气，听听来自实践的呼声很有好处。

在这里，我想侧重地谈谈，青年记者要更主动更积极地同编辑、同编辑部取得经常联系的问题。

根据别的同志的经验，和我自己当记者的切身体会，主动同编辑同志建立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得益不浅。采写的稿子用也好，不用也好，得到编辑的提示，就是信息反馈。有了反馈，总可以学到东西，减少盲目性。我回想一下，多年来把稿件发回编辑部，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 一炮打响。为什么打响？编辑部为什么看中它？

经验何在？还有哪些欠缺？有没有连续报道，放“连珠炮”的必要？自己可以进一步去了解和思索。

（2）一次告吹。稿件一发回就被编辑否掉了。被否掉的原因何在？教训是什么？

（3）多次反复，最后见了报。一篇稿件，第一次送到编辑手中，很快地被否了，自己觉得尚有可取之处，有可挽救的余地，心不甘，于是据理陈述己见，经过商议，重新改写，反复多遍，终于恰当地反映事实真相，得以见报。从“否”到“改”到肯定，这里，虚心听取编辑同志的批评意见，吸取他们合理的建议，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如自己抱回的是一面破烂鼓，那根本没法敲响，干脆扔掉好了）。

（4）隔期成功。如两个月前曾发回一篇稿件，被编辑否了，从他那里知道失败的原因，“吃一堑长一智”。记者过了一些时日，又遇到类似的主题，重新采写，一抓准了，终被采用。所以，一次告吹，切莫泄气。不妨向编辑了解失败原因，但不要让咄咄逼人之势追问：你为什么枪毙我的稿子！虚心请教终归受益。

（5）以一带十。记者主动向编辑部提供了某个事件的内参稿或一篇专题报道之后，打开了编者的思路，觉得还可以连续报道。这时，记者就在编辑部的支持下，起草一个连续报道的方案。这对于培养记者的专长有好处。

当编辑的同志，收到记者从下面写来的这样的便信，是不会留下半点印象的：“××同志：寄上一稿，请审改。”因为这样的附言，对他判断、修改来稿毫无参考价值。其实，他是有求于你的，希望你在附信中能说明有关来稿的许多问题（也许记者在发稿时觉得不值一提的，觉得是不成问

题的问题),比如:你写的这篇稿子立意是什么?稿件经过核实没有?由谁审定的(是内行还是外行)?所报道的人、物、事,站不站得住脚?当地对文中涉及的人、物、事件有没有争议?有哪些争议?对此记者的判断和倾向性意见是什么?(有些记者往往回避这一点,怕说出争议见不了报。其实,把争议之点讲明了,该见报还是见报。编辑事先心中有数,可以加强报道的针对性,防止片面性,也许还给配篇短评哩。)

记者在外地采访,写成稿件之后,发稿之前给编辑写好一封信,须下的功夫,不亚于写一篇稿子,不妨当作所发稿件的“姊妹篇”来写。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请设身处地地为编辑想一想:接到这篇稿件会引起哪些疑团,有哪些难于下笔校订之处,……。你自己在附信中先把“拦路虎”扫除了,岂不两便!

记者同编辑打交道,不要限于一篇文字之交,不要“一槌子买卖”,打了鼓就丢了槌。记者主动让编辑了解他的志向、水平、短处和长处、生活基点、长期采访打算和近期采访计划,以及旅途中难忘的“镜头”、采访中的疑难点,等等。从这种同志间的家常话中,可以发掘出闪光的东西来。驻地方记者组,最好主动地定期地向编辑部提交一份基本情况调查和采访设想——这可以说是一种“吸引法”,吸引编辑注意发挥你那个地方的优势,约你写有特色的报道。

第四、正视矛盾,妥善解决。记者一年到头风尘仆仆,往返奔波,一行一字,都来之不易。编者夜以继日,埋头伏案,兢兢业业,相当辛苦。大家都是在紧张突击、头绪纷繁的环境中,待人、想事、处理稿件,都难免有不周全的地

方，大局为重，工作为重，团结为重，不要文人相轻。脑力劳动者要互相尊重对方的脑力劳动的成果。

（1）双方对采编工作中的某个问题看法不一致，怎么办？记者同编辑部的关系，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当然，一切应当按照组织原则办事。而某记者同某编者之间出现个人看法不一致的情况，那就要坐下来，好好交换意见，都把事实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看看怎样才更符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怎样才更符合客观实际，才能对读者更有帮助。耐心地交谈，总是可以谈拢来，看法趋向一致。

（2）编辑拿到你的稿子，迟迟未发，怎么办？

千万不要动意气。出现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编辑桌案上放的稿件很多，一时看不过来；或是已看过了，自己拿不定主意，转请别人过目，或觉得稿件虽可用，但发表的火候不到，暂时留下；或已发排，工厂排字、校对顾不过来，等等。记者可以问问，不要催得太频繁。如实属急稿，可再三提醒，免得耽误。

（3）编辑修改你的稿子以后，你觉得“砍得太狠”、“删得太苦”，怎么办？

编辑要尊重记者的劳动，字斟句酌，不乱删改。记者如果认为“我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能动”，那也未必。编辑管版面，总是要通盘考虑整版结构，大小、长短、图文、述评的比例。从全盘需要和可能出发，把准备上版的单篇稿件中的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那也是常有的事。版面挤就多删一点，版面松就多留一点，确实有一定伸缩性。记者怎么可以不顾全盘，孤立强调“我的稿子不能删”呢！如果编者确实删去一些无关紧要的字、句、段落，就不必计较吧。如

果确实“伤筋损骨”，面目全非，那么向编者提出商量性意见，最后由责任编辑去定。双方仍相持不下，再报请编辑部负责同志解决。我觉得，编者如打算对一篇重要稿件动大手术，事先认真征求作者的意见，或请原作者自己动笔为好。编者和作者坐在一条板凳上边商量边修改，最后出个精品，那当然更好。

（4）编辑改错了，怎么办？

记者发现这种情况，即刻提出，如属重大差错，见了报应要求更正。牙科大夫把好牙拔掉的故事是会有有的，只好事后做点补救工作。

上面谈的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记者写稿、发稿，也要设身处地为编辑着想，为他们提供工作上方便，尽量避免浪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据我所知，编者看见字迹潦草、错误百出的稿件，最头疼目眩。记者为了赶任务，匆匆地写，匆匆地寄，自己一脱手倒也清爽痛快，麻烦却落在编辑们的头上了，他们常常象猜谜似的辨认那些连笔字、怪体字，半天猜个八九不离十，还不敢定稿哩。我当记者，也不止一次地这样害过编辑，每想到这里，感到惭愧！范长江同志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时，曾要求记者：每篇稿件的字迹必须工工正正，清清楚楚，“好象上花轿前的大姑娘，头上连一丝乱发都没有”。这个好传统丢不得！愿与记者同志们共勉：今后写稿，一定要把有关报道的事件的背景、过程交代清楚，要把时间、地点、条件写明白，通常说的不忘五个W。凡人名、地名、物名、数字都要一笔一笔写清，不生造怪字、简化字。尽力抄得端正、整洁。再忙，发稿前一定要把稿子仔细地看几遍，然后签上名，表示文责自负。

我们当记者的同志，怎样对待编辑的不同意见呢？请看《北京日报》记者郭福长同志的一点体会：

文章不怕别人改。记者不要怕编辑‘砸锤’和‘挑刺’。记者自己要准备好‘锤’和‘针’，恭恭敬敬交给编辑、总编辑：请你们务必砸一砸，砸不垮，说明我写的稿件站得住；砸垮一部分，说明那部分不经砸，赶快修补就站住了，完全砸垮了，活该！说明全篇稿件经不起严格检验。

记者，就要有这种求实精神，这种欢迎编者、读者来“砸锤”“挑刺”的风格。挑吧，挑出一根毛刺也高兴；砸吧，越砸越坚实，让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三、不搞庸俗关系学

今天探讨的是记者同编者的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大家都知道，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社会才能进步。我们新闻工作者，大都是脑力劳动者，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我们在共同从事精神产品生产过程中，就有一个调整好内部的生产关系问题。编辑同记者合作好了，报社编辑部门、行政部门和印刷厂的合作好了，同心协力，我们的报纸才能办好。今天我是从这个总题目下面取了一个小题，做点小文章。

为了办好报纸，记者同编者建立正常的健康的合作关系，无疑是必需的。但决不可搞庸俗的关系学。

记者凭事实、凭真理迈进编辑部大门，是就是，非就